



野地里

的

百合

丽衿 著

丽衿诗选

今夜，我要给你写诗，
为一棵草所承受的恩泽，
为一条河流所被赋予的激情
给你写诗，
用泥土的温柔
和植物的芳香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野地里

的

百合

丽衿诗选

丽衿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野地里的百合：丽衿诗文选 / 丽衿著. --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8.6

ISBN 978-7-5360-7759-1

I. ①野… II. ①丽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548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林菁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林佳莹
封面设计：庄海萌

书 名	野地里的百合 YEDILI DE BAIH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3.125 1插页
字 数	200,000字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祝福丽衿（代序）

鲍 十

我和丽衿认识十一载，是老朋友了。2006年春，我在《青春》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丽衿的文字，写的是一个乡村女教师的情感生活，遣词温润，情思细腻，写出了生命的痛感，印象很深刻。我深以为，她是有着很好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才华的。之后，便决定代表《广州文艺》向她约稿，并且邀请她参加杂志社举办的文学笔会。我通过《青春》要到了她的电话，然后给她电话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丽衿给《广州文艺》的第一批稿子里有一篇《被囚的童年》，我看了之后心里惊奇叫好。写童年的文章不少见，但这个短短的篇章，揭开了另外一个童年世界，生命早期的心理情状和人性样貌，描写精微、生动，读来简直有些惊心动魄：面对大人世界的荒诞感恐惧感、寂寥时空下欲望第一次萌发的一个阴暗地带、真切的无助和孤独……这个童年世界，意味极深。它只能出自作者深刻的体

验，而不可能出于造作——文学圈子里，多见脱离生命本体体验，仅仅为了写出点什么而造作出来的文字，所以读到这样由心所出的文章，就很欢喜。我采用了这篇文章，把它发在了那一年的《广州文艺》上。这篇文章后来还登载在《散文》上（被编辑易名为《童年囚》），丽衿向我解释说这篇稿子给《广州文艺》之前，已投给《散文》一段时间了，并不知道《散文》会采用，还问我会不会因此生气。我说我怎么会生气，我只会高兴！其实在那第一批稿子里，有一篇文章我更喜欢：《在泥土里呼吸的人们》，作者以悲悯的情怀，回忆她童年时代在乡村所看到的人与动物的命运，显示了作者的敏锐和对生活深刻的洞察能力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几年后这篇文章才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。

当时，丽衿还只是刚刚开始写作。我则是刚任《广州文艺》副主编不久，一心想把这份文学刊物搞好，珍惜好文章好作者，所以鼓励她多写。她也果真能写，一篇篇写就出来，都由心所出。写童年和故乡的那些篇章，特别能打动我，一个遥远深邃的童年世界，属于孩童的敏感、孤独无依之感乃至成长中一种愤怒的张力，具有陌生的力度向读者冲击而来，我们甚至能听到其中时光的一种轰响，某种东西缓慢地崩塌，但它们同时又是切近的，非常逼真，其中的多重意味能唤起我们生命体验的深刻共鸣。她的诗歌，则多写爱情，或灿烂脆亮、欢快轻盈、果决坚贞，或伤痛沉郁、回环曲折、情意绵绵，都有着一种率真之风，少有晦涩之病。我很赞赏这样的写作态度和

风格。

我们有过一些交往。“丽衿”这个笔名是我应她的请求，结合她的本名和《诗经》那句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而起的。后来还认识了她的丈夫（当时他们还未婚，现在则离婚了）邓良——一位对文学有着深的情怀、很有思想的青年，我们还一起合作写了报告文学《平凡的传奇》。体会特别深的是，丽衿的性情一如她的文字，率真以至无所遮拦，又特别敏感。我想，以这样的性情，她应该是会常常得罪人的吧，甚至我们之间也有过误会。但斯人写斯文，是这样的性情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而不管作文做人，真性情历来难得。

十多年一晃而过，丽衿自那时起，一直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，以她的诚挚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和探索。听说现在要结集出版，我高兴之余，写短短几语，意在向读者朋友们推荐这些好文章。同时也衷心祝愿丽衿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更远，让“丽衿”这个名字发出它应有的光芒！

2017年6月于广州

序二 一份见证

邓 良

这是作者十多年写作的一个合集。这些文字见证了一个女人在命运面前的坦诚——毫无疑问，这同时也见证了她的坚毅，在被命运疯狂的剪刀追逼之时，她哭泣，她叫喊，然而她没有停止过歌唱。

她一直默默地写着。在广州读硕士期间，我们寄居于棠下城中村中的一个房间，那是家教的家长给我们的一间房子，一度厅里还住着酒楼的员工，有时晚上我们在下面逛逛街道和市场，她年轻的脸红扑扑地闪亮，她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的，此后再也没有停下。毕业后她回湛江师范学院任教，我也回了湛江，两人住在学校的一间狭窄的单间宿舍里，以不多的工资还债和支撑生活，她写着。后来在学校附近村子里租了一套陈旧而喧闹的房子，一住五年，她种的三角梅爬满一整个阳台灿烂地开放，她写着。后来我们分开

了，她一个人留在湛江，她写着。有一段时间，她生病，她还是写着。最近三年，她买了房子搬至郊外美丽的新居，完全一个人了，依然每天晚上6公里的散步，依然写着，写得更多了。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就起床，静静地在本子上写着……最初她还投稿，早期一些文章发在《青春》《散文》《广州文艺》等刊物上，发到博客上，但很快，写作就转成了个人私语，只是写给自己看，给我看。

回想起我们的过去，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近人情而苛刻。我对文学那么自负和偏执，心里只有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等几位大师，即如里尔克这样的诗人，我也多所揶揄，认为他只有少数诗作值得认真对待。我顽固而自以为是地以心中的经典来衡量和评价她，多所挑剔。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消解我的压迫，而保持住自己的。

是到了现在，把她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的时候，我才真切感受到了属于她的力量：这些文字是纯粹的，它们有着敏锐的触角，真实生活的最细微处被记录并转化；但整体而言它们本质性地属于梦想，这是一个女性最为真实的梦，这个梦大于生活，胜于生活，它穿越命运制造的谬误和苦痛，它沉静而又飞扬。它们让时间成为一种结晶，既凝固又延展渗透，将生活的进行时态和它的隐喻并合为奇特的生命之歌。

当我想到，这么多年里，她静默而沉稳地穿越了命运的种种，消解了我的苛求，越加温纯、广阔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因为

写作。默默地写作。文字是她心灵的呼吸、体温和歌唱。不管生活和命运如何有所偏差，靠着写作，她保持着内在的稳持力量，最终有能力将一切转化。

这样的不事矫饰的女性心灵写实，这样的十多年来对文字的忠诚私语，应该说，在当今文坛，极其珍贵难得。

她是这样来爱——

今夜，我要给你写诗，
为一棵草所承受的恩泽，
为一条河流所被赋予的激情
给你写诗，
用泥土的温柔
和植物的芳香。

在你熟睡的耳畔
轻言细语，
我的呢喃
吹过你梦中的原野，
那里遍地的鲜花为你开放，
我灵魂所有的乐音
为你歌唱！

那么深情而轻悄，这属于爱的时刻。我相信，这激情、温

柔、芳香、呢喃和歌唱，就是爱的韵律。这爱的时刻，所有的生命都在交融共振，万物会通。这样一种美好的韵律，无须谱曲，会被爱者反复吟唱。

她是以这样的遗憾在等待——

有时，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欣赏三角梅，
会不由得陷入遐思：
如果此刻，你也和我一同站在这里，
观赏这繁花满枝，多好！
而你，竟错过了许多花开的时候！

表达是简单而直接的，“错过了许多花开的时候！”一语双关，三角梅在蓬勃开花，诗人也处于生命勃发的时节啊！然而爱人不在。这是自我赞许，更是爱人离去的遗憾和孤独。

她是以这样的敏锐来感知生命——

夜里，我听见窗外树林
一阵枝叶的窸窣声，
是一颗成熟的果实坠落，
穿过浓密的枝叶，
沉重地、一头栽落
在我梦中的土地。

似真似幻，是微妙的自然果实在夜里的坠落，也是人在聆听中的感悟自照。岁月是静静流走，犹如静夜里所有生命（包括人）奋力生长、结果，又悄然一头栽落，这是惊心动魄的瞬间。然而诗人是能转化的，它栽落在“我梦中的土地”，坠落成诗、成梦——这说的是生命的价值、艺术的价值。简洁、生动、深刻！

再看——

只要火仍在燃烧，
我就可以继续安然地
在壁炉前写诗；
只要我仍在写诗，
壁炉里的火就永不会熄灭——
我不断地把
涂满胡言乱语、奇思异想的稿纸
塞进它火红的巨口，
它多么喜爱那些
独一无二的养料啊！
它的舌头——
那些贪婪的火苗——
转瞬就把稿纸吞了、卷了……

而我，就这样

安然度过

一个又一个严酷的隆冬。

这是一个堪称经典的意象。这燃烧是何等之意味深长，何等之壮美啊！人以梦想和诗歌维系着火与温暖，越过命运的种种严酷。诗句无须展开，但这意象里传递出来的是诗人的谦卑和虔诚，对写作意义的深刻了然，对命运的广博意会。

我没有引用她的散文作品，但她的散文也许比诗歌更精彩，更直接地表露出她内心的真实。她写童年、写家乡、写亲人和陌生人、写艺术家，更多的是写自然、写生活的点滴、写旧居和新居，写孤独中的自得其乐、自得其乐中的怅然，以及怅然中对生活命运的和解。每篇文章都独立成章，但用心的读者，会看到所有文字背后都有一双眼睛，它凝视着旷远和虚空而充满渴望，它在命运的屈辱中喃喃自语，它经历着长久的深远的孤独却依然从内部迸发出火焰，发出爱的吁求。——这是我曾经的妻子，这是一个真实而美丽的女人，一个皈依艺术的人。我想说，我心里一直以她为傲，一直怀着无尽的感激回想我们一起行走过的岁月。如今再一次细读她的作品，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她所承受的孤独，她涌动着的生命热情，她贯彻始终的对于自由和美的信仰，她无尽的爱与歌。

这些文字，是她和岁月长久对视，和自己深情对话的结晶。它们被出版，从一个人的房间走出来，走向更多人的内

心。请接收这本籍籍无名的真诚之作吧，这些文字正在等待着你们的敞开。至少，你会和一个真实生命相遇。

2016年11月25日于广州

自序 旅行

我曾有过一次长途旅行：独自一人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没有同伴的旅途难免有点孤寂。在火车上的那些日子，我是靠阅读和发呆打发时光的。白天，我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翻阅随身携带的书籍；累了，我就长时间地欣赏窗外迅速掠过的风景。我是很喜欢看窗外的风光的。高山、平原、田野、森林、江河湖海……在明亮的日光下向我展示了它们的万千气象和无穷魅力。我只恨火车开得太快。我的双目尚未来得及饱餐一处风景的秀色，身体已不由分说地被带到了别处。火车逾山越谷，穿过黑暗的隧道，爬上横跨深渊的高架桥，奔驰在广袤的土地上……车轮碾压着轨道滚滚向前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在火车震耳的轰鸣中，我出神地望着窗外的风景，陷入了无边的思绪……

晚上的时间比较难熬，车厢里的灯光没有明亮到能让人长时间阅读，而看窗外的风景又几乎不可能。车厢之外，一切景

物皆被夜色笼罩，一切物象只呈现一片模糊的暗影。由于车厢灯光的缘故，往窗外只能看到窗玻璃所反映的自己的面影和车厢内的情景。所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，我基本上只能发呆或看旅客在过道来来往往，看他们吃泡面、嚼饼干或打牌，观察着他们的无奈和无聊。

几乎每到一个站，火车都会停靠，让旅客上上下下。和我同一车厢的旅客走了一批又来一批。坐在我对面的旅客不断变换着新面孔。在那些天里，我竟从没产生过要与他们中的某个交谈的欲望。我一句话都不想说，我的眼睛不是盯着书页，就是望向窗外。直到有一天，上来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。他放好行李落座的那一刻，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。我们彼此相视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然后我继续看书和看风景，他也从行李袋里拿出书来。当他不看书时，他也长时间地看风景。有时我不经意从书页间抬起头时，发现他正望着窗外出神。有一次，我转过脸来想要坐好，发现他也正转过脸来想要坐端正，我们的目光刚好碰在一起。我们不由得笑了，笑容里都有几分羞涩。他对书籍的热爱，他温和的笑容、安静的气质，引起了我的好感和好奇。我产生了想要了解他的愿望。我鼓起勇气问他在读什么书。他举起手里的那本书让我看了看封面——国内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。我们于是开始攀谈起来，谈文学、谈人生……我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精神旨趣，这使我们对彼此的好感迅速加增。很快，我们产生了一同去旅行的愿望，这愿望一经确定无疑，我们就在一处有名胜古迹的地方下了车。我

们寻幽访胜，结伴同游了很多景点。他是个很好的向导，指引我领略了很多伟大的风景。旅途中，虽然有很多摩擦、争吵，但一路上相伴着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，彼此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对方生命中至亲的那个人。

但分离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。有一天，他说他再不能陪伴我了，为了他的事业，他不得不离开。我哀求、哭泣都不能使他留下。“男人得有自己的事业，否则心里会很慌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见面，虽然彼此牵挂和想念的心没有停过，但我们的见面是越来越少了。时空的阻隔使我们渐渐淡出了彼此的生活。

如今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。一个人的旅行很好很清静，我很享受。但如果有个好旅伴为旅途带来快乐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但找一个好旅伴谈何容易！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车厢里的旅客上上下下，来来去去，不断有新的脸孔晃动在我的面前，但哪个才是能陪我到天涯海角深入地极去探险的呢？大千世界万丈红尘芸芸众生中，谁才能与我同行？

不断有新的脸孔晃动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中对我卖弄风骚、暗送秋波的不少，但很多不需交谈，或不必要多谈，我就了解了他们灵魂的贫弱。他们不过是想为他们沉闷的旅途找点乐子，我看到他们没有爱的灵魂是多么空虚而可怜！我不想玷污自己神圣的生命之旅。没有好的旅伴，为何不享受那独处的时光？静静地坐在窗前，阅览风景的无穷变幻。

事实上，我并不孤单，那个他从未离开过我。虽然我们并没有朝夕相伴，但我们却早已安住在彼此的生命里。他没有离开过我，一刻都没有。他一直坐在我的对面，和我共享那静静的时光。当我不经意回眸，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，我们笑了……

2018年2月26日